

钱振民编纂

古代短篇小说金库

七

精怪世界

2



钱 振 民 编 纂

古代短篇小说金库 (七)

精怪世界^②

黄 山 书 社

西池春游

侯生春游遇狐怪

侯诚叔，潭州人。久寓都下，惟以笔耕自给。□古年有都官与生有世契，诚叔得庇身百司。复从巨位出镇，获补□武，乃授临江军市□。是时年二十八岁，尚未婚。虽媒妁通好，犹未谐。

一日，友人约游西池。于时小雨初霁，清无纤尘，水面翠光，花梢红粉，望外楼台，疑中箫管，春意和煦，思生其间。诚叔与友肩摩迤逦步长桥，远□一如人从小青衣独游池西，举蒙首望焉。其容甚冶，诚叔亦不致念。翌日，又同友人游焉。步至桥中，前妇人复于故处。诚叔默念：池西游人多不往，彼妇人独步而望，固可疑。将往从之，逼友人，弗克如意。日西倾，将出池门，小青衣呼诚叔云：“主妇遗子书。”诚叔急怀之以归。视之，乃诗一首也。诗云：

人间春色多三月，池上风光直万金。

幸有桃源归去路，如何才子不相寻？

复云：“后日相见于旧地。”诚叔爱其诗，但字体柔弱，若五七岁小童所书。

又如期而往，遇于池畔。诚叔偷视，乃西子之艳丽、飞燕之腰肢，笑语轻巧，顾视□诚叔□□□□池上复游西岸。诚叔问其姓，则云：“妾姓独孤，家居都北。异日，欲邀君子相过。”迤逦又还池西□步，复以书一封投诚。书云：“今日有中表亲姻约于池上，不得款邀，其余更俟他日。”诚叔归视其书，亦诗也。诗曰：

几回独步碧波西，自是寻君去路迷。
妾已有情君有意，相携同步入桃溪。

后日复□相遇，乃去。

翌日大风雨稍霁，诚叔□骑去，去泥泞尤甚，池门阖关无人。诚叔意思索寞，将回。有人呼生，回顾，乃向青衣。女曰：“今日泥雨，道远不通车骑，有诗与君。”观之，即诗也：

春光入水到底碧，野色随人是处同。
不得殷勤频问妾，吾家只住杏园东。

青衣寻去，不复有异日之约。

生恋恋，他日复游，杳不可见。云平天晚，生意愈不足，乃回。将出池门，向青衣复遗诚叔书云：“妾住桃溪杏圃之间，花时烂漫，无足可爱。或风月佳夕，弟妹燕集，未始不倾夙结相思，与郎遇。逼父母兄弟邻里，莫得如意。异日君出都门，当遂披对。弛皆一

侍者通道委曲。”青衣曰：“君某日出酸枣门，西北去，有名园景物异处，乃我家也。我至日以俟君于柳阴之下。”

生如期往焉。出都门数里，果见青衣。同行十余里，青衣指一处，花木茂甚。青衣邀生入于其中，乃酒肆。青衣与生共饮。青衣曰：“君且待之。娘子以父母兄弟，又与朱官家比邻，昼不可至，君宜待夜。”生与青衣徐徐饮以俟夜。已而颓阳西下，居人合户，青衣乃引诚叔往焉。高门大第，回廊四合，若王公家。生入一曲室，杯皿交辉，宝蜡并燃，帘垂珠线，幕卷轻红。生情意恍惚，与姬对饮。姬云：“郊野幽窟，不意君子惠然见临。妾居侍下，兄弟众多，□西善邻，未谐良聚。今日父母远游，经月方回，兄弟赴亲吉席。今日之会，乃天赐之也。”命小僮舞以侑酒。

少选，青衣报云：“王夫人来矣。”笑迎夫人曰：“虽处邻里，不相见久矣。”夫人曰：“知子今日花烛，我乃助喜耳。”生起揖之，夫人亦躬敛谢生。三人共集，水陆并集。夜将半，王夫人云：“日月易得，会聚尤难。玉漏催晓，金鸡司晨。笑语从容，更俟他日。”王夫人乃辞去。生乃与姬就枕，灯火如昼，锦屏双接，玉枕相挨，文姻并寝，帐纱透烛，光彩动人。姬肌滑，骨秀目丽，异香锦衾，下覆明玉。生不意今日得此，虽巫山华胥不足道也。生因询：“王夫人何人？□□□色秀美如此。”姬曰：“彼帝王家也。”生惊曰：“安得

居此？”姬曰：“今未可道，他日子自知之耳。”日夜各尽所怀。

不久钟敲残月，鸡唱寒村，姬起谓生曰：“郎且回，恐兄弟归，邻里起，郎且不得归矣。不惟辱于郎，且不利于妾。君不忘菲薄，异日再得侍几席。”生曰：“后会可期也？”姬曰：“当令青衣往告。”姬送生出门，生回顾，见姬倚门，风袂泛泛，宛若神仙中人。生愈惑，百步十顾，生犹望焉。生归数日，心益惑乱，自疑：“岂其妖也？”所可验，臂粉仍存，香在怀抱。

后逾月无耗，生乃复至相遇之地，都迷旧路，但□园辅相接，翠阴环合。乃询人曰：“此有独孤氏居？”卒皆莫有知者。有老叟坐柳阴下抱簞笠，生往叩之，且道向所遇之实。叟曰：“此妖怪尔。”生惊。叟曰：“事虽惊异，亦不至害人。可席地，吾将告子。”叟云：“此有隋将独孤将军之墓，即不知果是否？下有群狐所聚。西去百步有王夫人墓，乃梁高祖子之妻耳。”生覆叟曰：“彼何知其为怪也？”叟云：“向三十年前，吾闻此怪，多为人妻，夫主至有三十载，情意深密。人或负之，亦能报人。”生曰：“此怪独孤之鬼乎？”叟曰：“非也，独孤死已数百年，安得鬼？此乃群狐耳。吾今九十岁矣，所见狐之为怪多矣。今若此狐能幻惑年少。向一田家子年少，身姿雅美，彼狐与之偶，逾岁，生一子，归田家，夜则乳其子，昼则隐去。后家人恶之，伺其便，以刃伤其足，乃不复来。”叟以手抚生背曰：

“子听之。子若不能忘情，与之久相遇则已，子若中变，□不测。虽不能贼子之命，亦有后患耳。”生曰：“彼狐也，以情而爱人，安能为患？”叟曰：“此狐吾见之，莫知其几百几也。智意过人，逆知先事。有耕者耕坏冢，见老狐凭腐棺而观书。耕者惊之而夺其书，字皆不可识。经日复失之，不知其何书。此狐善吟诗，能歌唱，伎艺□不能者。子过厚，彼亦依于人也，但恐子□□即报子矣。吾见兹怪已七八十年矣，不知吾未生之前为怪又不可知也。”叟亦扶杖而归，生亦归所居。

生日夜思慕其颜色，欲再见之，有如饥渴。时方盛热，生出，息于厅廊下。猛见青衣复携书至，生遽起启封而观焉，乃一诗也。其词云：

睽违经月音书断，君问田翁尽得因。

沽酒暗思前古事，郑生的是赋情人。

生见青衣慧丽，颜色亦甚佳，乃云：“随我至室。”意将为诗谢姬。青衣既入室，生则强之。青衣拒曰：“非敢僭也，但娘子性不可犯，□□妾当死矣。岂可顺君子之意，因一欢而巧言百端？”生固不听。青衣弱力不能拒生，久之乃去。出门谢生曰：“辱君子爱慕，非敢惜也，第恐此后不见郎也。”挥泪而去。复回谓生曰：“郎某日至某园中，北有高陵丛墓处，子必见姬也。”

生至日，至其所约之处，阒不见人。时盛暑，生

乃卧木阴下熟寐。既起，则日沉天暗，宿鸟投林，轻风微发，暮色四起，惊喧欲回，念都门已闭。俄有人出于林后，生视之，乃姬也。且喜且问：“君何舍我久乎？”姬至一处，云：“此妾之别第也。”携生同往。姬谢云：“妾之丑恶，君已尽知。不敢自匿，故图再见。”姬俯首愧谢，玉软花羞，鸾柔凤倦。生为之怆然，曰：“大丈夫生当眠烟卧月，占柳怜花。眼前长有奇花，手内且将醇酎，则吾无忧矣。”于是高烛促席，酌玉醴献酬，吐盟辞固远挽松筠，近祝神鬼。是后与姬昼燕夜寐，凡十日。姬云：“君且归数日，妾亦从君游。君为择一深院清洁，比屋无异类，盖君子居必择邻。”

是夜又置酒。不久侍者报云：“夫人至。”生益喜。三人共坐。生询云：“夫人何故居此？”夫人愁惨吁嗟，久方曰：“妾非今世人。妾朱高祖中子之妇也。妾妇人，高祖掠地见妾，得为妇。”生曰：“某长观《五代史》，高祖事丑，史之疑也，实有之？”夫人容貌愈愧，若无所容。久方曰：“高祖之丑声传千古，至于今日，妾一人安能独讳之？妾自入宫，最承顾遇。妾深抗拒，以全端洁。高祖性若狼虎，顺则偷生，逆则速死。高祖自言：“我一日不杀数人，则吾目昏思睡，体倦若病。”高祖病，妾侍帝，高祖指妾云：“其玉玺，吾气才绝，汝急取之，与夫作取家，□勿与之。友生逆物，吾誓勿与。”时友生妇屏外窃听，归报友生云：“大家

已将传国玺与五新妇，我等受祸非晚也。”翌日，友生携白刃上殿。时帝合目偃卧，妾急呼帝云：“友生将不利于陛下。”帝遽起。帝迹常致刀于床首，时求之不获，不知何人窃之也。帝甚急，以银瓶掷友生，不中。帝骂曰：“尔与吾父子，辄敢为大逆也！吾死，子亦亡矣！”帝云：“吾杀此贼不早，故有今日之祸。”友生母曰：“我子乃以缓步迟尔！”急逐帝，帝大呼求救，绕柱而走。时帝被单，友生逆斩帝腹，肠胃俱堕地。帝口含血喷友生盈面，友生乃退。帝自以肠胃内腹中，久方仆地。友生为血所喷，神色都丧，乃下殿呼其兵。宫中大乱，高祖惟用紫褥裹之。友生杀君父死如此，友生非天地之所容也。吁！高祖本巢贼之余党，不识□□度宫□□浊乱□自贻大祸。今日思之，亦阴报也。妾亲见逼唐昭宗迁都，皇后乳房方数日，昭宗亲为诏请高祖，高祖不从，昭宗竟行。帝所为他皆类此。”侍儿进曰：“异代事言之令人忿恨。”乃作乐纵酒。夜半，王夫人去。及晓，生乃归。姬复曰：“子急试第，我将往焉。”

生幽居数日，姬先来。姬装囊最厚，生暖愈温。生久寓都辇，至起官费用，皆姬囊中物。姬随生之官，治家严肃，不喜糅杂。遇奴婢亦有礼法，接亲族俱有恩爱。暇日论议，生有不直，姬必折之。生所谓为，必出姬口，虽毫发必询于姬。所为无异于人，但不见姬理发组缝裳。姬天未明则整发结髻，人未尝见。三

牲五味茶果，姬皆食，惟不味野物。饮亦不过数盂，辞以小口。他皆无所异。姬凡适生子，不数日辄失之。

前后七年，生甫补官都下。有故游相国，遇建龙孙道士，惊曰：“生面异乎常人！”生曰：“君何以言也？”孙曰：“凡人之相，皆本二仪之正气，高厚之覆载。今子之形，正为邪夺，阳为阴侵，体之微弱，唇根浮黑，面青而不荣，形衰而靡壮，君必为妖孽所惑。子若隐默不觉乎非，必至于死也。人之所以异于人者，善知性命之重、礼义之尊。今子勿惑异物，非知性命也；惑此邪妖，非尊礼义者也。吾将见之尸卧于空郊矣！”生闻其论甚惧，但诺以他事，不言其实。生归，意思不足。姬诘之，生对以道士之言。姬笑曰：“妖道士之言，乌足信也。我以君思我甚厚，不能拒君，故子清削。”姬出囊中药令生服。后月余，复见孙道士。孙惊曰：“子今日之容，气清形峻，又可怪也。”生答以服姬之剂若此。孙云：“妖惑人也，吾子不知也。”生一日告姬云：“吾欲售一嬖妾，足以代子之劳。”姬不唯。生请甚坚，姬曰：“先青衣，子尝犯子，吾已逐之海外。子若售妾，吾亦害之。”由是生乃止。

生有舅家南阳，甚富，不与会十余年，生欲往谒之，乃别姬云：“吾往不过逾月，子但端居掩户。”姬泪别生曰：“子慎无见新而忘故，重利而遗义。”生至邓，舅极喜。南阳太守乃生之主人，生见之。太守云：“子久待阙都下，吾此正乏一官，令子补填之。”太守

乃飞章申请。舅暇日询曰：“汝娶未？”生答云：“已娶矣。”“何氏族姓？”生则顾舅而言他，舅亦疑矣。他日会其妻诘生，生乘醉道其实。舅责生曰：“汝，人也，其必于异类乎？”乃为生娶郝氏。郝大族，成婚之期，生尤慰意。不久，生受邓之官，生乃默遣人持书谢姬。后为书与生云：“士之去就，不可忘义；人之反覆，无甚于君。恩虽可负，心安可欺？视盟誓若无有，顾神明如等闲。子本穷愁，我令温暖。子口厌甘肥，生披衣帛。我无负子，子何负我？吾将见子堕死沟中，亦不引手援子。我虽妇人，义须报子。”

生后官满，挈其妻治家于汝海，独出京师。蒙远出，生被命广州抽兵。生数日后，忽有仆持书授郝氏。开书，乃夫之亲笔，云：“吾已蒙广州刺史举授此州兵官，汝可火急治行。”妻询其仆，云：“生令郝氏自东路洪州来。”郝氏乃货物市马而去。生在广，复得郝氏书，乃郝之亲笔，云：“我久卧病，必死不起。君此来即可相见，不然，乃终天之别。我已遣兄荆州待子，君当由此途来。”生自广急归。至京，不见郝氏。郝氏至广，不见生。后年□，方复聚于京师。生与郝氏大恸，家资荡尽。一日，生与郝氏对坐，有人投书于门。生取观之，云：“暂施小智，以困二人。今子之情深，乃可惜之廖落也。”书尾无名氏，生知姬所为也。

后一年，郝氏死，生亦失官，风埃满面，衣冠褴褛。有故出宋门，见轻车驾花牛行于道中，有揭帘呼

生曰：“子非侯郎乎？”生曰：“然。”姬曰：“吾已委身从人矣。子病贫如此，以子昔时之事。我得子顾尽人不能无情。”乃以东□钱五缗遗生，曰：“我不敢多言，同车乃良人之族也。千万珍重！”

议曰：鬼与异类，相半于世，但人不知耳。观姬之事一何怪！余幼年时，见田家妇为物所惑，□□妆饰言笑自若，夜则不与夫共榻，独卧，若切切与人语。禁其梳饰，则欲自尽，悲泣不止。其家召老巫治之。巫至，则曰：“此为狐所惑，□邻家犬作媒。”乃以柳条□却犬，犬伏禁所。又为坛以治妇。少选，一狐嗥于屋后，巫乃为一火轮坐其上，而旋其轮，妇及犬恐而走，百步乃止。虽有之，惟姬与生之事为如此之极也。

（出《青琐高议》别集）

独眠孤馆

唐州押衙崔庆成，辖香药网诣内库，抵皇华驿舍。夜见美妇人，曰：“今日见君，君必有疑。今日舍君，我宁不悔？俟君回辕，别图后会。”掷字云：“川中狗，百姓眼，妈扑儿，御厨饭。”

泊还，不敢宿皇华驿，寓旅邸。前妇人来曰：“今日之事可谐否？十二字能辨否？”庆成不对。因命青衣进酒，终不举盏，乃作诗云：

妖魂芳魄自古灵，多情心胆似平生。
知君不是风流物，却上幽原怨月明。

青衣曰：“小娘子尝养鹦鹉，十余年竟不言，乃其验乎？”妇人叹曰：“是矣！”乃作《哑鹦鹉诗》云：

雕笼驯养许多时，终岁曾无一句词。
深恨化工情大误，因何偏与好毛衣。

掷纸于地，灯火俱灭。

丁晋公尝见十二字，曰：“川中狗，蜀犬也，独字；百姓眼，民目也，眠字；妈扑儿，瓜子也，孤字；御厨饭，官食也，馆字：乃独眠孤馆四字。”

（出《类说》引《摭遗》）

邹阆吞蚕

池州进士邹阆，家贫有守。一日，将至外邑，侵晨启户，见一小箬笼子在门外，无对锁。开视之，乃白金酒器数十事，约重百两。殆晓，寂无追捕者，遂挈归，谓其妻曰：“此物无胫而至，岂天赐我乎？”语未绝，阆左股上有物蠕动，见金色烂然，乃一蚕也。遂拨去之。未回手，复在旧处。以足践之，虫随足而碎，复在阆胸腹上矣。弃之于水，投之于火，刀伤斧斫，皆不能害。衾裯饮食之间，无所不在。

阆甚恶之，遂访友人之有识者。曰：“吾子为人所卖矣。此谓之金蚕，近至吾乡，虽小而为祸颇大。能入人腹中，残啮肠胃，复完然而出。”阆愈惧，乃以挈笼之事告之。其友曰：“吾固知之矣。子能事之，即得暴富矣。此虫日食蜀锦四寸。收取粪干而屑之，置少许于饮食中，人食之者必死。虫得所欲，日致他财以振之。”阆笑曰：“吾岂为此也！”友曰：“固知子不为也，然则奈何？”阆曰：“复以此虫并旧物置笼中弃之，则无患矣。”友人曰：“凡人畜此虫，久而致富，即以数倍之息，并原物送之，谓之嫁金蚕，其虫乃去。置

于原物中送之，必不可遣。今子贫，岂有数倍之物乎？实为子忧之。”

阉乃仰天叹息曰：“吾平生以清白自处，誓不失节，不幸今有此事。”遂归家告其妻曰：“今事之固不可，送之又不能，惟有死耳。若等好为后事。”乃取其虫掷于口中而吞之。举家救之不及，妻子号恸，谓其必死。数日间，无所苦，饮啜如故。逾月亦无恙，竟以寿终。因白金之故，亦致小康。岂以至诚之感，不为之害乎？

（出《说郛》引《幕府燕闲录》）

嘉 林 居 士

张平先生，江南人也。志傲羲皇，性乐水石。尝诛茅构舍于庐山之下，或琴或酒，时歌时咏，惟意所适，可谓逍遥之人矣。彼冠盖车马，当世士流，亦罕到焉。

一日，有客候之，称嘉林居士卢甲。视其人，乌巾玄服，目圆而腰大，倨然长揖，略无卑折。平解榻与之坐，乃曰：“甲，朔方人也，世以卜筮为业。萍梗于兹，已十年矣。尝窃慕君之高义，延颈而愿交者，固非一日也。此乃不避僭易之罪，以款从者。”平曰：“某逃迹山林，陆沉薮泽。春耕秋敛，足以糊口；冬裘

夏葛，足以蔽身。志存物外，未尝从显者游。不意足下亲屈高步，以光弊庐，岂胜幸甚！”平因与论《易》。甲乃考隐推显，原始见终，爻尽其变，彖阐其幽，穷消长于剥复，辨去来于否泰，忧虞莫不极其理，悔吝莫不究其义。至于日月星辰之运，不待旋玑土圭之制，而后可知。与夫黄帝、老子之书，皆造其妙。平乃忽而自失，茫乎无色，徐谓之曰：“平山野鄙人，忽闻高论，实有开发。则足下之学，固以见矣。”嘉林居士复谓平曰：“吾之所蕴，无事于学，孟子所谓良能良知者是也。以其性中所有，故不学而能，不虑而知，此吾所以为物之灵。”平曰：“今朝廷广开入仕之路，悉延百端之学，占小善者率以录，名一艺者无不庸。寸长小道，咸得自效。如公者，博闻远见，何韬光晦迹而不求于进乎？”甲曰：“吾昔居北方之时，尝得服气长年之法。因避九江纳锡之患，窜居民间，潜伏于老人床下，遂获脱焉。每思事君立朝，则复惧其臣下，有如卫子之多言。故读庄周书，见其曳尾于涂中之说，窃有取焉。吾不复云仕矣，将寄迹于江上编户之家，可使主人大富，唯恐其背德。又尝蓄奇药，凡人之瞶者，治之无不痊焉。以此居世，而又厌其劳苦。近者复起江湖之兴，流连之游，固可以全身远害，终其天年矣。”平曰：“如公之术，能知吉凶，固足以卫身，何急急于避世乎？”曰：“吾之所谓知吉凶者，盖能知于人而未能知己，此吾所以求隐也。”问答移时，甲乃

告别，曰：“今与君幸有一日之雅也。君若有毛公之难，则必能济君之险，以酬今日见遇之意。”平不解其旨，但谢之而已。遂相送至前溪，忽留行而不进，顷谓平曰：“吾于此住矣，子无嗤焉。”

平始讶其言，则翻然入水，化为一大龟，浮于溪面。平嗟异惊骇，久而方回。行数十步，反顾其龟，犹举首而望平，有恋故人之意。

平归舍，复省其论情叙事，无非龟也。夫狐狸历世之久，尚能变化为殊色以惑人者多矣，况龟之为物又灵于狐狸哉！嘉林居士诚不谬焉。

（出《云斋广录》）

甘 陵 异 事

供奉官宋潜，授河北路七州巡检，公署在甘陵。将行，有故人赵当者，久贫，求依栖于门馆，训其子弟。潜欣然相许，遂同之任。

既至，厅事西偏一位阒然，乃前政学序之所也。潜乃令赵生居之。越三宿，生欹枕间，有一美妇人绰立灯下，纤腰一搦，颜色动人，举手唱曰：

郎行久不归，妾心伤亦苦。

低迷罗箔风，泣背西窗雨。